

楊涉父子

唐楊涉為人和厚恭謹哀帝時自吏部侍郎拜相時朱全忠擅國涉聞當為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後二年全忠篡逆涉為押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此一楊涉也方其且相則對其子有不幸之語及持國

寶與逆賊則駭其子勸止之請一何前後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

佛曾卮字

法苑珠林敘佛之初生云開卮字於曾前躡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至真常於曾前自然卮字大人相者乃徃占世蠲除穢濁不善行故予於夷堅丁志中載蔡京曾字言京死後四

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骨上隱起一  
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正與此同以大姦  
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豈非天崩地  
圻造化定數故產此異物以為宗社之禍邪

蘇渙詩

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  
于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  
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  
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

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詩有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之語又有一篇  
寄裴道州并呈蘇渙侍御云附書與裴因示蘇  
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  
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  
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已蜀商人苦之稱白  
跖以比莊躄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  
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  
謂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

府帥其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不老項筐對  
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  
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  
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  
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為飛長安  
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  
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送  
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  
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為記異語意不與他等

厥有旨哉

歲後八日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為雞二為犬三為豕  
四為羊五為牛六為馬七為人八為穀謂其日  
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灾杜詩云元日到人日  
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為穀所係尤重而人  
罕知者故書之

門焉閨焉

左氏傳好用門焉字如晉侯圍曹門焉齊侯圍

龍盧蒲就魁門焉吳伐曹吳子門焉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及蔡公孫翩以兩矢門之門于師之梁門于陽州之類皆奇詭之語也然公羊傳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又傑出有味何休注堂無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焉者休之學可謂精切能盡立言之深意

### 郡縣主壻官

本朝宗室袒免親女出嫁如壻係白身人得文解者為將仕郎否則承節承信郎妻雖死夫為官如故按唐正元中故懷澤縣主壻檢校贊善大夫竇克紹狀言臣頃以國親超授寵祿及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檢校官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銜婺州司戶參軍隨例調集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前任正員官依資注擬自今以後郡縣主壻除丁憂外有曾任正員官停檢校官俸料後者准此處分

乃知塔官不停者恩厚於唐世多矣紹興中高  
士彝尚偽福國長公主至觀察使及公主事發  
誅死猶得故官可謂優渥

樂府詩引喻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  
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至唐張  
祜李商隱溫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四句皆  
然今略書十數聯于策其四句者如高山種芙  
蓉復經黃檗塢未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窻外

山魃立知渠脚不多二更機底下摸著是誰梭  
淮上能無雨回頭揔是情蒲帆渾未織爭得一  
歡成其兩句者如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蓮空  
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  
然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攤門不安橫無復  
相關意黃檗向春生苦心日日長明燈照空局  
悠然未有期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剪刀橫  
眼底方覺淚難裁中劈庭前棗教即見赤心千  
尋葶蘆枝半柰長長苦愁見蜘蛛織尋思直到

明雙燈俱暗盡柰許兩無由三更書石闕憶子  
夜啼悲芙蓉腹裏萎憐汝從心起朝看暮牛跡  
知是宿啼痕梳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石闕生  
口中銜悲不能語柔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皆  
是也龜蒙又有風人詩四首云十萬全師出邊  
知正憶君一心如瑞麥長作兩歧分破槩供朝  
爨須知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識獨醒人旦日  
思雙屨明時願早諧丹青傳四瀆難寫是秋懷  
聞道新更幟多應發舊期征衣無伴搥獨處自

然悲皮日休和其三章云刻石書離恨因成別  
後悲莫言春蠶薄猶有萬重思鏤出容刀飾親  
逢巧笑難日中騷客珮爭柰即關干江上秋聲  
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挂席苦不會九情劉采  
春所唱云不是厨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  
落展轉恨還深蠡蠟為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  
斜結網爭柰眼相鉤尤為明白七言亦聞有之  
如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散  
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合歡桃核真堪恨

容齋三筆 卷之十六  
裏許元來別有人是也近世鄙詞如一落索數  
關蓋效此格語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  
不能爲世傳東坡一絕句云蓮子擘開須見薏  
楸枰著盡更無碁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  
忘却匙蓋是文與意並見一句中又非前比也  
集中不載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容齋隨筆共七十四卷乃宋文敏洪公邁  
手著余家舊藏是書而二筆闕十二卷至  
十六卷三筆闕十一卷至十六卷恨不獲  
覩全書近得康熙三十九年公裔孫璟重  
刻之本因手錄以補其闕並錄前後各序  
文紀事於首篇乾隆壬子秋月慎堂裴氏  
記

容齋四筆序

始予作容齋一筆首尾十八年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著書益速蓋有其說曩自越府歸謝絕外事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緒夷堅志於議論雌黃不復關抱而稚子穰每見夷堅滿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大人素所遊戲今隨筆不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此也日日立案旁必俟草一則乃退重逆其意則哀所憶而書之穰



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  
而天嗇其付年且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數  
殆必有日丈夫愛憐少子此乎見之於是占杼  
為序并獎其志云慶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

容齋四筆目錄

第一卷 十九則

孔廟位次

周三公不特置

周公作金縢

雲夢澤

關雎不同

迷癡厥撥

三館祕閣

亭榭立名

十十錢

犀舟

畢仲游二書

列子與佛經相參

韋孟詩乖踈

康衡守正

西極化人

詔令不可輕出

戰國策

范曄漢志

繕修犯土

第二卷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漢人姓名

輕浮稱謂

鬼谷子書

有美堂詩

張天覺小簡

城狐社鼠

用兵為臣下利

誌文不可冗

趙殺鳴犢

五帝官天下

黃帝李法

抄傳文書之誤

二十八宿

大觀元夕詩

顏魯公帖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待制知制誥

裴行儉景陽

北人重甘蔗

第三卷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稱李杜

此日足可惜

粉白黛黑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怖州佐

祝不勝詛

呂子論學

曾太皇太后

中天之臺

實年官年

雷公炮炙論

治藥捷法

陳翠說燕后

燕非強國

水旱祈禱

第四卷 十五則

今日官冗

欒城和張安道詩

和范杜蘇四公

外臺祕要

六枳關

王荆公上書并詩

左黃州表

李郭詔書

兩道出師

杜韓用歇後語

唐明皇賜二相物

一百五日

老杜寒山詩

礪石之毒

會合聯句

第五卷 十四則

土木偶人

饒州風俗

禽畜菜茹不同

伏龍肝

勇怯無常

趙德甫金石錄

韓文公薦士

王勃文章

呂覽引詩書

藍田丞壁記

錢武肅三改元

黃庭換鶯

宋桑林

馮夷姓字

第六卷 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竇叔向詩不存

用柰花事

王廖兒良

徙木償表

建武中元續書

草駒聾蟲

記李履中二事

乾寧覆試進士

臨海蠲圖

東坡作碑銘

洗兒金錢

告命失故事

扁字二義

娑羅樹

第七卷 十四則

天咫

縣尉為少仙

杜詩用受覺二字

西太一宮六言

由與猶同

人焉度哉

久而俱化

黃文江賦

沈季長進言

繁遏渠

替戾岡

文潞公平章重事

考課之法廢

小官受俸

第八卷 十七則

庫路真

得意失意詩

狄監盧尹

項韓兵書

承天塔記

穆護歌

省試取人額

通印子魚

壽亭侯印

茸附治疽漏

莆田荔枝

雙陸不勝

華元入楚師

公羊用豐語

文書誤一字

歷代史本末

賢者一言解疑諸

第九卷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沈慶之曹景宗詩

藍尾酒

歐陽公辭官

南北語音不同

南舟北帳

魏冉罪大

辨秦少游義倡

姓源韻譜

譽人過實

作文句法

書簡循習

健訟之誤

用史語之失

文字書簡謹日

更衣

第十卷 十七則

過所

露布

東坡題潭帖

山公啓事

親王回庶官書

責降考試官

青蓮居士

閩俗詭祕殺人

富公遷官

唐藩鎮行墨勅

吏部循資格

五行納音

五行化真

錢忠懿判語

王逸少為藝所累

鄂州南樓磨崖

賞魚袋出處

第十一卷 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熙寧司農牟利

文與可樂府

譏議遷史

常何

李密詩

寺監主簿

温大雅兄弟名字

冊府元龜

漢高帝祖稱豐公

樞密行香

船名三翼

東坡誨葛延之

用書雲之誤

張鷟譏武后濫官

唐王府官猥下

御史風聞

唐御史遷轉定限

第十二卷 十三則

小學不講

主臣

景華御苑

州陞府而不為鎮

漢唐三君知子

當官營繕

治歷明時

仕官捷疾

詞臣益輕

夏英公好處

神宗用人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兩罷相

第十三卷 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宰執子弟延試

國初救弊

房元齡名字

二朱詩詞

金剛經四句偈

四蓮華之名

黑法白法

多心經偈

天宮寶樹

白分黑分

月雙閨雙

踰繕那一由旬

七極微塵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執政贈三代不同 唐孫處約事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樞密書史

知州轉運使爲通判

范正辭治饒州 榮王藏書

秦杜八六子

第十四卷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王居正封駁

王元之論官冗 梁狀元八十二歲

太祖恤民 潘游洪沈

舞鷗游蜻 郎中用資序

臺諫分職 正元朝士



表章用兩臣字對

劉夢得謝上表

陳簡齋葆真詩

仙傳圖志荒唐

第十五卷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教官掌箋奏

經句全文對

北郊議論

討論濫賞詞

尺八

三給事相攻

朱藏一詩

蔡京輕用官職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宰相任怨

四李杜

渾脫隊

歲陽歲名

官稱別名

第十六卷 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昔賢為卒伍

兵家貴於備豫

渠陽蠻俗

寄資官

親王帶將仕郎

郡縣用陰陽字

杜畿李泌董晉

嚴有翼詆坡公

曹馬能收人心

取蜀將帥不利

李嶠揚再思

容齋四筆目錄

容齋四筆卷第一十九則

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第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

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周三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考之皆兼領六卿未嘗特置也周公既爲師然猶位冢宰尚書所載召公以太保領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衛侯爲司寇毛公以太傅領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爲先後而師傳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書孔氏所傳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於史官者不言某人作如虞書五篇紀一時君臣吁咈都兪及識其政事如說命武成顧命康王之誥召誥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乃御事洛誥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終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則伊尹作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三篇周公作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

金縢之篇首尾皆敘事而直以爲周公作按  
篇除冊祝三王外餘皆周史之詞如公乃自以  
爲功公歸納冊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爲詩以  
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公勤勞王家之語出郊反風之異  
決非周公所自爲今不復可質究矣

### 雲夢澤

雲夢楚澤藪也列於周禮職方氏鄭氏曰在華  
容漢志有雲夢官然其實雲也夢也各爲一處  
禹貢所書雲土夢作又注云在江南惟左傳得  
其詳如邳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注云夢澤名在  
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之夢注云楚  
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于雲中注入雲  
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  
南也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特  
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馬長卿夸言今  
爲縣隸德安詢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職方  
氏以夢爲魯前漢敘傳子文投於魯中音皆同

關雎不同

關雎爲國風首毛氏列之於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潔敬足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及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黍離之詩列於王國風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齊詩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此說尤爲可議

迷癡厥撥

柔詞諂笑專取容悅世俗謂之迷癡亦曰迷嬉  
中心有愧見諸顏面者謂之緬覲舉措脫落觸  
事乖忤者謂之厥撥雖爲俚言然其說皆有所  
本列子云墨屎單至嘽咍憇憇四人相與游於  
世又云眠媵誣諉勇敢怯疑四人亦相與游張  
湛注云墨音眉屎勅夷反方言江淮之間謂之  
無賴眠音緬媵音殄方言欺謾之語也郭璞云  
謂以言相輕嗤弄也所釋雖不同然大略具是  
矣曲禮衣毋撥足毋蹶鄭氏注云撥發揚貌蹶  
行遽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三館祕閣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  
賢院曰祕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  
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兼國史  
唯祕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  
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爲校理檢討校  
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爲館閣校

勘當遷校理宰相麗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  
取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東  
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謂太國士比爲棟  
玉檻鉤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  
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如此自熙  
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  
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祕閣只爲貼職至崇  
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  
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請館下

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暴書  
宴皆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隨筆有館職名  
存一則云

###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襲旣不可近俗而務爲奇澁  
亦非是東坡見一客云近看晉書問之曰曾尋  
得好亭子名否蓋謂其難也秦楚材在宣城於  
城外並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詩已知出郭  
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會

稽於後山作亭目之曰白涼亦用杜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甚新然要爲未當廬山一寺中有亭頗幽勝或標之曰不更歸取韓詩末句亦可笑也

### 十十錢

市肆間交易論錢陌者云十十錢言其足數滿百無蹺減也其語至俗然亦有所本後漢書襄楷傳引宮崇所獻神書其太平經與帝王篇云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

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其書不傳於今唐章懷太子注釋之時尚猶存也此所謂十十蓋言十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然與錢陌之事殊然其字則同也

### 犀舟

張衡應間云犀舟勁楫後漢注引前書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也犀舟甚新奇然爲文者未嘗用亦慮子



所見之不博也

畢仲游二書

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盡改王荊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數聞朝廷更化莫不驩然相賀唯畢仲游一書究盡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

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

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  
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  
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  
然後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行矣昔安  
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  
採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  
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  
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  
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

乃罷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  
以此採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問其父兄子  
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  
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  
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  
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  
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  
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  
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

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  
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  
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  
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  
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  
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  
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由抱石  
而採溺也二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予頃修史  
時因得其集讀二書思欲爲之表見故官雖不

顯亦爲之立傳云

列子與佛經相參

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  
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  
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徃徃與佛經相  
參予讀天瑞篇載林類答子貢之言曰死之與  
生一徃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  
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  
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云商太

宰問孔子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  
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  
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  
歟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爲列子所言乃佛也  
寄於孔子云

### 韋孟詩乖踈

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二篇及其孫元成詩一  
篇皆深有三百篇風致但韋孟諷諫云肅肅我

祖國自豕韋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歷  
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旣絕厥政斯  
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  
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王赧聽讒受譖絕豕  
韋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觀孟之自敘乃  
祖而乖踈如是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  
豈能絕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絕豕韋一  
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劭又  
從而實之尤爲可笑左傳書范宣子之言曰苟

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曰豕  
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  
此最可證惜顏師古之不引用也

### 康衡守正

漢元帝時貢禹奏言天子七廟親盡之廟宜毀  
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下其議未及  
施行而禹卒後乃下詔先罷郡國廟其親盡寢  
園皆無復修已而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  
詔問丞相康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

不平衡皇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親廟宜一  
居京師今皇帝有疾不豫廼夢祖宗見戒以廟  
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如誠非禮義之中  
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又告謝毀  
廟曰遷廟合祭久長之策今皇帝乃有疾願復  
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諸帝  
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詔中朝臣  
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  
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廼在臣衡予

按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据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滕之冊祝相似而不爲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憎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彊死冤冤爲厲故祠之成帝時康衡奏罷之亦可書

### 西極化人

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

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旣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睇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梁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 詔令不可輕出

人君一話一言不宜輕發况於詔令形播告者

哉漢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爲皇后矣時陰麗華爲貴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建武九年遂下詔曰吾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不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第乃追爵其父及弟爲侯皆前世妃嬪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廢郭后及太子疆而立貴人爲后蓋九年之詔已行主意移奪已見之矣郭后豈得安其位乎

### 戰國策

劉向序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莠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予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所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艷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間矣

### 范曄漢志

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  
儼搜撰隨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  
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  
其志今闕曄本傳載曄在獄中與諸生姪書曰  
旣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今備雖  
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  
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  
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  
宋書却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

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  
闕故淳化五年監中所刊後漢書凡九十卷惟  
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志云新唐書藝  
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昭爲何  
代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

### 繕修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  
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  
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



聖舍太子厨監邴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二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稚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請盡其本末爲四筆一則乃爲采摭班史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并他書刪取綱要詳載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至漢初田何以之顯門其後爲施讐孟喜梁丘賀之學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永嘉之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

聖舍太子厨監邴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二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稚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請盡其本末爲四筆一則乃爲采摭班史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并他書刪取綱要詳載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至漢初田何以之顯門其後爲施讐孟喜梁丘賀之學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永嘉之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

注行于世江左中興欲置鄭易博士不果立而  
弼猶爲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並注繫辭今唯  
韓傳尚書自漢文帝時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後  
爲大小夏侯之學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  
五十九篇詔孔安國作傳遭巫蠱事不獲以聞  
遂不列於學官其本殆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  
皆謂之逸書王肅嘗爲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  
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肅所注堯典分以續  
之學徒遂盛及唐以來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

氏爲正云詩自子夏之後至漢興分而爲四魯  
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英曰韓詩  
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爲之故  
訓以授小毛公爲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不列  
於學鄭衆賈逵馬融皆作詩注及鄭康成作箋  
三家遂廢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  
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漢  
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古禮經  
五十六篇后蒼傳十七篇曰后氏曲臺記所餘

二十九篇名爲逸禮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在三禮中最爲晚出左氏爲春秋傳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而左氏終西漢不顯迨章帝乃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

矣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世不復行只用鄭注十八章本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諸家之說爲集解今盛行於世

### 漢人姓名

西漢名人如公孫弘董仲舒朱買臣丙吉王褒貢禹皆有異世與之同姓名者戰國策及呂氏春秋齊有公孫弘與秦王子孟嘗君言者明帝時

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弘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  
傳高祖時又有謁者貢禹梁元帝時有武昌太  
守朱買臣尚書左僕射王褒後漢安帝時有大  
子廚監邠吉南齊武帝之子巴東王子響爲荆  
州刺史要直閣將軍董蠻與同行蠻曰殿下癩  
如雷敢相隨耶子響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  
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醞藉乃改爲  
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  
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

勝昔遠矣然此人後不復見

輕浮稱謂

南齊陸慧曉立身清肅爲諸王長史行事僚佐  
以下造請必起迎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  
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  
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  
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  
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爲卑官而與尊  
者言話稱其儕流必曰某丈談其所事牧伯監

司亦然至於當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壻亦云某丈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不識事分者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子常以戒兒輩云

鬼谷子書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未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夫君戰國策楚江乙

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敝軒呂不韋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詩氓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是諸說大抵意同皆以色而爲喻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尚監茲哉

有美堂詩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領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

黃魯直曰蓋是爲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  
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  
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  
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張天覺小簡

張天覺熙寧中爲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經制夔  
夷狎侮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  
可亢之檄至夔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  
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

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爲上客歸  
而薦諸王介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張在荆南  
與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  
日閱佛書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麵五兩肉八  
兩魚酒佐之以此爲常亦不服煖藥唯以呼吸  
氣晝夜合天度而已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  
平生豈其人在天仙間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  
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快吾胸  
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孫簡刻諸石子今年

亦七十四歲姪孫偲於長興得墨本以相示聊記之云

###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燠何則所託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 用兵爲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歲在傍對日記得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郎略巖州建城



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  
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爲然予又  
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  
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  
曰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  
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  
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  
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

誌文不可冗

東坡爲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答其子厚之一  
書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太半到此百冗未絕筆  
計得十日半月乃成然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  
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  
之知之蓋當時恕之意但欲務多耳又一帖云  
志文謁告數日方寫得了謹遣持納衰病眼眩  
辭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凡七千  
一百字銘詩百六十字云予鄉士作一列大夫  
小郡守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

言使讀之者豈不厭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  
梁氏竹齋趙晉臣鐫石於湖南憲司楚觀

### 趙殺鳴犢

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  
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注曰簡子欲分晉國  
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  
也顏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  
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爲鳴犢竇犢蓋鐸犢  
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鳴犢一

人不論竇犢也韓退之將歸操亦云孔子之趙  
聞殺鳴犢作予按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爲  
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鳴犢犢其  
不同如此

### 五帝官天下

漢蓋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  
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  
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禪而死故或云自後稱  
天子爲官家蓋出於此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

釋漢書皆無一語惟說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  
既吞天下召羣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  
博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  
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  
爲家始皇帝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  
誰可使代我後者此說可以爲證輒記之以補  
漢注之缺蔣濟萬機論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  
語

### 黃帝李法

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  
志左角李右角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  
其書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臯陶爲堯大理  
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紂  
之時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爲  
李氏予按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理乃用  
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爲李說苑載胡建事亦  
爲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數云行李往來  
杜預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產與晉盟于平

在則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臯陶作大理傳子孫不改迨商之季幾千二百年世官久任倉氏庫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予在三館假庾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爲前予今書庫整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板亦先

爲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爲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憶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厠足而墊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厠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紘所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

銜千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千戚故與下句相應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

###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嘗記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辯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 大觀元夕詩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鄴徽宗賦詩賜羣臣其頷聯云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閭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爲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曾受學於陳無已故有句法則作文爲詩者可無師承乎

### 顏魯公帖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略盡偶閱臨汝石刻見

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汝曹當須謂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長而仰也

###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寧以來士大夫資歷之法日趨於壞歲甚一歲久而不可復清近年愈甚綜核之制未嘗能守偶見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國重事

宣仁面諭令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選兩任親民有舉主升通判通判兩任滿有舉主升知州軍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効或有舉薦名實相副者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府推判官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爲重路歲滿多任三司使副或發運使發運任滿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東西淮南又其次江東西荆

湖兩浙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夔路爲遠小凡  
上三等路分轉運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  
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內提點  
刑獄則不拘路分輕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  
平以前常行今一切蕩然矣京朝官未嘗肯兩  
任親民纔爲通判便望州郡至於監司旣無輕  
重遠近之間不復以序升擢云

待制知制誥

慶曆七年曾魯公公亮自脩起居注除天章閣

待制時陳恭公獨爲相其弟婦王氏冀公孫女  
曾出也當月旦出拜恭公迎語之曰六新婦曾  
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曰三舅荷伯伯提挈  
極驩喜只是外婆不樂恭公問故曰外婆見三  
舅來謝責之曰汝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想是  
全廢學故朝廷如此處汝恭公默然自失後竟  
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第不諳典故致受譏  
於女子而此女對答之時元未嘗往外家也其  
警慧如此國家故事修注官次補必知制誥惟

趙康靖公以歐陽公位在下而欲先遷同為公  
以力辭三字皆除待制其雜壓先後可見云

### 裴行儉景陽

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大軍次畢于  
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  
安堵不可擾不聽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  
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  
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按戰國  
策云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

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  
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  
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二  
事正同而景陽之事不傳

###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  
至彭城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汾陽  
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  
巴且諸柘者甘蔗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